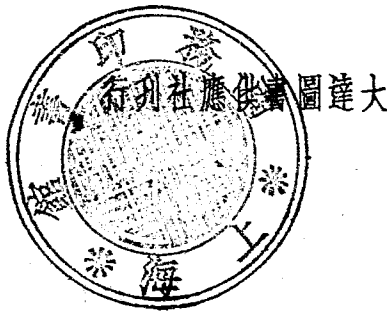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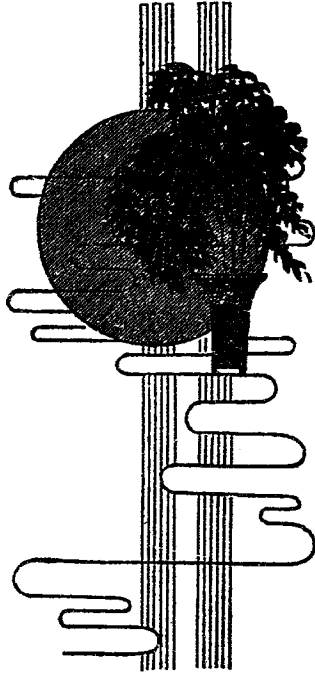


陶淵明詩話



#81  
77

#8101  

---

7731

## 序

陶詩彙註四卷，歙縣吳東巖撰，爲陶集最佳本，末附詩話數則，亦東巖所輯；續鈔數則，乃石屏許麟篆所增也。今取以單行，以供研究陶詩之一助。閱者當知淵明詩話一帙，並非淵明自撰之詩話，乃古今來諸家論淵明詩派之書也。與石林詩話厚村詩話等，題名同而事則異矣。凡讀詩文專集，務須於作者生平若何，淵源所自，洞曉無遺，心知其意，方能學古有得，開卷有益。否則徒賞其詞采之精拔，文藻之綿麗，而不知義蘊之所在，雖謂之未讀也可。於是論文詩話之作，不可不讀，不讀卽何由瞭解？故詩話之作，不特專爲表章前哲，亦所以啓迪後進者也。淵明之詩，風華清靡，辭興婉愜，要是上品，而鍾仲韋置之中品，復以爲其源出於應璩，兩失之，葉少蘊等所駁最當。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兩句足以盡淵明，人知其詩爲絕唱而寡和者多，不知其人亦絕唱而寡和者少，能知此者，方可讀陶詩，方可論陶詩，方可學陶詩矣。許彥周亦曰：『陶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賦之於詩，無一點愧辭，所以能爾。』其餘

胡若溪蔡寬夫魏了翁所論，均我所深喜。不求甚解一句，世多誤解，惟楊升菴所說最妙。不求甚解，正多讀書之謂，非謂不讀書也。故其所著聖賢羣輔錄三孝傳贊，能考索無遺。甲子義熙之說，世已糾正，無足辨者。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盡人皆知，而韓子蒼曰：「淵明自敘以程氏妹喪去，蓋其孝友如此，豈一督郵能爲之去就哉？」此則人所鮮知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卽去，蓋其孝友如此，豈一督郵能爲之去就哉？」此則人所鮮知也。江文通顧長康之作，誤入陶集，及陶詩之誤字，讀此皆可領悟。和陶以江氏爲最逼真，東坡差不遠，其他附庸陶派，見續詩話中者尙不少。予旣爲大達圖書供應社標點，且訂正一過，復就管窺所及，略其大而論其小者，公之同好。第覺古人評陶之語，決不止此，原續鈔殊有遺漏，他日獲暇，當於各家詩話中，有論述陶詩者，搜剔彙錄以補益之，是吾願也，害日成之？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南匯朱太忙撰序。

新式淵明詩話

蕭德施統曰：淵明文章不羣，詞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才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陶集

原序）

鍾仲偉嶠曰：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慙，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如懽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詩品）

陽子烈休之曰：陶潛之文，辭采雖未優，而往往有奇絕異語；放逸之致，棲託仍高。（序錄）

葉少蘊夢得曰：詩品論淵明，以爲出於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

章錄云，曹爽用事，多違法度，璩作此詩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爲意，顧區區在位者，何足槩其心哉？且此老何曾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仿之？此乃當時文士，與世進取，競進而爭長者所爲，何期此老之淺？蓋嶸之陋也。（石林詩話）僧思悅曰：梁鍾記室嶸，評先生之詩，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今觀其風致孤邁，蹈厲淳深，又非晉宋間作者所能造也。（陶集書後）

蘭莊詩話曰：鍾嶸品陶潛詩，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可謂知言矣。而賞之中品，其上品十一人，如王粲、阮籍輩，顧右於潛耶？論者稱嶸洞悉玄理，曲臻雅致，標揚極界，以示法程，自唐而上莫及也，吾獨惑於處潛焉。

林君復逋曰：陶淵明無功德及人，而名節與功臣義士等，何耶？蓋顏子以退爲進，甯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歟？

蘇子瞻賦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

然吾之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其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晚節師範其萬一也。（東坡詩話下同）

又曰：孔文舉云：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

又曰：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范元實溫曰：東坡和貧士詩，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祿產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辟世士，死灰或餘烟，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世嗟獨賢。此言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不能挽之使留，四皓自信其進，雖祿產之聘，亦爲之出，蓋古人無心於功名，信道而進退，故其名之傳，如死灰之餘烟也。後世君

子，既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多作文以自名其出處，故曰朱墨手自研。若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蓋無心於名，雖晉未亦仕，合於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徑歸，合於夷齊之去，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蹤三子也。東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非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爲高耳。（潛溪詩話）

劉後村克莊曰：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北窗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爲絕唱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爲執政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於是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惓惓於淵明，未知淵明果認可否？（後村詩話）

朱文公曰：淵明詩所以爲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東坡乃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朱子文集）

黃魯直庭堅曰：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爲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



米，折腰營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鶻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淵明隱約粟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之送錢二十萬，卽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蜣螂糞丸比哉？

又曰：甯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甯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苦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又曰：正賴古人書，正爾不能得，正宜委運去，皆當時語；而或者改作，上賴古人書，止爾不能得，甚失語法。

又曰：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緜歷世事，知決定無所用智。又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牆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

工拙，淵明直寄焉。持是以論淵明，亦可以知其關鍵也。

又曰：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耳。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天耳。論韓詩甚所謂蟻封豨大樹也。論陶不差宜分觀之許印芳跋。

陳無己師道曰：鮑昭之詩華而不弱，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後山詩話）

都玄敬穆曰：陳後山謂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此言非也。如歸田園居云：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巔，東坡謂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如飲酒其一云：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山谷謂類西漢文字。如飲酒其五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王荆公謂詩人以來，無此四句。又如桃花源記云：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唐子西謂造語簡妙。復曰：晉人工造語，而淵明其尤也。後山非無識者，其論陶詩，特見之偶偏，故異於蘇黃諸公耳。（南濠詩話）

韓子蒼駒曰：以淵明傳及詩考之，自庚子歲始作鎮軍參軍，由參軍爲彭澤，遂棄官歸，是歲乙丑，凡爲吏者六歲，故曰疇昔居上京，六載去還歸。然淵明乙巳，尙爲建威參軍，十一月去彭澤，而曰家貧耕植不足自給，何也？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即日解印

綬去而淵明自斂，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士，既以違己交病，又愧役於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卽去，蓋其孝友如此。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爲高，故謂因督郵而去，此士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爲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猶不恥，而恥屈於督郵，必不然矣。又曰：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取江淹種禾在東皋爲末篇，東坡亦因其誤，和之。陳述古本，止有五首。予以爲皆非也。當如張相國本，題爲雜詩六首。江淹擬詩，亦頗似之，但擬淵明詩，開徑望三益，此一句爲不類。故人張子西，向予如此說，余亦以爲不然。淹之比淵明情致，徒效其語，乃取歸去來句以充入之，固應不類。予觀古今詩人，唯韋蘇州得其清閒，尙不得其枯澹。柳州獨得之，但憾其少適耳。柳州詩不多，體亦備衆家，唯效陶詩，是其性所好，獨不可及也。

遜齋閒覽曰：文選有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閨情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又擬陶淵明歸田園詩云：種禾在東皋，苗生滿阡陌，今亦在陶淵明集中，皆誤也。

洪景廬邁曰：陶淵明歸田園居六詩，其末一篇，乃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數

陶徵君田居。蓋陶之三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故文通云：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據而和之，未深考耳。

（容齋隨筆）

郎仁寶瑛曰：陶詩歸田第六首末篇，人以謂江淹者，韓子蒼辯其江淹雜擬似陶詩耳。但開徑望三益，江淹不類。予以爲此句固不類，而前說種苗，後結桑麻，陶公亦不如此雜，且江詩通篇一字不差，豈江竊陶者耶？竊之則諸篇之擬何如？問來使一篇，東澗以爲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僞爲之，殊不知乃宋蘇子美所作，好事者混入陶集中，巨眼者自能辨之。（七修類稿）

嚴儀卿羽曰：西清詩話載晁文元家所藏陶詩，有問來使一篇云：爾從山中來云云，予謂此篇誠佳，然其體製氣象，與淵明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人謾取以入陶集耳。（滄浪詩話）

許彥周頤曰：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此顧長康詩，誤入彭澤集中。（許彥周詩話）

又曰：陶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賦之於詩，無一點愧辭，所以能爾。（全上）

遜齋閒覽曰：六一居士，推重淵明歸去來，以爲江左高文，當世莫及。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鑪錘之功矣，然淵明之牆數仞，而不能窺也。東坡晚年，尤喜淵明詩，在儻耳，遂盡和其詩。荆公在金陵作詩，多用淵明詩中事，至有四韻詩全使淵明事者曰：先生歲晚事田園，魯叟遣書廢討論，問訊桑麻憐已長，按行松菊喜猶存，農人調笑追尋壑，稚子歡呼出候門，遙謝載醪祛惑者，吾今欲辨已忘言。

劉後村曰：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唯陶公最高。停雲榮木等篇，殆突過建安矣。（後村詩話）

王復齋厚之曰：淵明詩，雖留身後名，生前亦枯槁，死者何所知？稱心固爲好，是不慕身後名也。及擬古乃云：生有高世名，旣沒傳無窮，是欲名彰也，二意相反。如張季鷹云：與我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與陶前詩相類。（復齋讀錄）

又曰：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

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之詩，有以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中有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及解印綬，賦歸去來兮辭。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蕭德施作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公不復肯仕，於淵明之出處，得其實矣。甯容晉未禪宋以前，輒恥事二姓，而所作詩但題甲子，以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時事耳。余觀南史傳，亦云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乃知南史之失有自來（全上）

嚴有翼曰：秦少游言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効而歸，耕於潯陽。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題甲子而已。魯直詩，亦有甲子不數義熙前之句，此說蓋出五臣文選注，是知少游尙惑於五臣文選，其他可知。（藝苑雌黃）

郎仁寶瑛曰：五臣注文選，以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意謂恥事二姓，故以異之，後世因仍其說，雖少游魯直，亦以爲然也。治平中，虎邱僧思悅，編陶之

詩辨其不然，謂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詩一十二首，皆安帝時作也。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始禪宋。夫自庚子至庚申，計二十年，豈有晉未禪宋之前，二十年内，輒恥事二姓，而所作即題甲子以自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所題甲子，但記一時事耳，其說出，而舊疑釋矣。後蔡采之碧湖雜記又云：元興二年，桓玄篡位，繼而劉裕秉政，至元熙二年，始受禪，前此名雖爲晉，實則非也。故恭帝曰：桓玄之時，晉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計時逆推，正二十年也。蓋淵明逆知末流必至革代，故所題云云。以予論之，若唐若宋，天下危而復安，常有之也，豈可逆料二十年後事耶？故唐韓偓之詩，亦紀甲子耳，後因全忠篡唐，人遂以爲有淵明之志，蔡說謬矣。惜思悅尙辨未至，若曰：二十年閒，陶詩豈止十二首耶？且未革之時，逆知即題甲子，而永初元嘉之作，如贈長沙族祖，王撫軍座中送客者，反不題甲子，何耶？至於述酒篇內，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淚抱中歎，平生去舊京，正指宋迫恭帝之事，又何不題甲子耶？蓋偶爾題之，後人偶爾類之，豈陶公之意耶？因復辨之，以足思悅之義。（七修類稿）

吳正傳師道曰：乾道五年，林栗守州時，所刊第三卷首有此序，思悅者不知何人，但其所言甚當，而有未盡。且宋書南史皆云：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月，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蓋自沈約李延壽皆然，李善因之，不獨五臣誤也。今考淵明文，唯祭程氏妹文，書義熙三年，祭從弟敬遠，自書歲在辛亥，自祭文，則曰歲惟丁卯，丁卯在宋元嘉四年，辛亥亦在安帝時，則所謂一時偶記者，信得之矣。（正傳詩話）

何燕泉孟春曰：庭齋詩話有云：思悅者虎丘寺僧，治平中，曾編淵明集，吳蓋未考於此。庭齋記曾季狸語，亦以思悅此序，信而有徵。按碧湖雜記，元興五年，桓玄篡位，晉氏不絕如綫，得劉裕而始平，改元義熙，自此天下大權盡歸於裕，淵明賦歸去來兮，實義熙元年也。至十四年，劉公爲相國，恭帝卽位，改元元熙，至二十年庚申，禪宋，觀恭帝之言曰：桓氏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詳味此語，劉氏自庚子得政，至庚申革命，凡二十年，淵明自庚子以後，題甲子者，蓋逆知其末流必至於此，忠之至，義之盡也，思悅殆不足以知之。困學紀聞，左傳引商書曰：沉潛剛



克，高明柔克，洪範言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陶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亦然。（陶集注）

梅禹金鼎祚曰：自前說一出，而陶詩或目曰感憤，或託曰譏諷，并其閒遠恬澹之旨索然矣。靖節恥事異性，誠有之，然何必於詩題甲子示意也？（詩乘）

朱文公曰：晉宋人物，雖曰尙清高，然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淵明真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

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沖澹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

又曰：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仄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做詩之法。又曰：韋蘇州詩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陶却是有力，但詩健而意閒。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爲之，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

又曰：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復仕，雖其

功名事業不少概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六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概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

陸子靜九淵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又曰：詩自黃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泊平夷，玩嗜者少。

楊中立時曰：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所能成也。（龜山語錄）

敖器之陶孫曰：陶彭澤詩，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

真西山德秀曰：淵明之作，宜自爲一編，以附於三百篇楚詞之後，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曰：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源於六經。以予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榮木之憂，逝水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本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玄虛之士可望耶？雖其遺榮辱，一得喪，真有曠達

之風；觀其詩辭，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惓惓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而外名教者，所可同日語乎？

白石詩說曰：淵明天資既高，趣詣又遠，故其詩散而莊，澹而腴，斷不容作邯鄲步也。胡荅溪仔曰：東坡云：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乞食，飽則鷄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余嘗三復斯言，可謂至論。而冷齋夜話，輒竄易其語，雜以漢高帝之事，決非東坡議論也。（荅溪漁隱叢話）

蔡約之條曰：淵明詩，唐人絕無知其奧者，惟韋蘇州、白樂天嘗有效其體之作，而樂天去之亦自遠甚。元和後風俗頓衰，不特不知淵明而已。然薛能、鄭谷乃能自言師淵明，能詩云：李白終無敵，陶公固不刊。谷詩云：愛日滿塔看古集，只應陶集是吾師。（蔡寬夫詩話）

又曰：柳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歎，登於詩者，特爲酸楚，卒以憤死，未爲達理。白樂天似能脫履軒冕，然榮辱得失之際，錙銖較量，而自矜其達，亦力勝之耳。淵明當憂則憂，當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寓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又曰：淵明意趣真古，清澹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西清詩話）

羅端良願曰：淵明嘗有詩云：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叟，彌縫使其淳。嗚呼！自頃諸人，祖莊生餘論，皆言淳漓朴散，緊周孔禮訓使然，孰知魯叟爲此，將以淳之邪？蓋淵明之志及此，則其處已審矣。（鄂州小集）

釋覺範惠洪曰：東坡嘗云：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視有奇趣。如曰：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靄靄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鷄鳴桑樹巔。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又曰：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東坡作對則不然，如曰：山中老宿

依然在架上楞嚴已不看之類，更無齟齬之態。細味之，對偶親的，而字不露也，此真得淵明之遺意耳。冷齋夜話○按日暮四語乃江文通擬陶詩概範誤記也

黃常明微曰：淵明心乎忠愛，非謂枯槁，其所以感歎時世推遷者，蓋傷時人之急於聲利也，非謂亂離，其所以愁憤於干戈盜賊者，蓋以王室元元爲懷也，俗士何以識之？

（鑿溪詩話）

魏鶴山了翁曰：世之辨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辭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其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辭，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詠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嚴儀卿曰：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後，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滄浪詩話）

湯東澗漢曰：陶公詩精深高妙，測之愈遠，不可漫觀也。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爲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故公每寄情於首陽易水之閒，又以荆軻繼二疏三良而發詠。所謂拊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者，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平生危行言孫，至述酒一篇，始直吐忠憤。然猶亂以瘦詞，千載以下，讀者不省爲何話。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於後世，尤可以使人增歎而累歎也。余竊見其旨，因加箋釋，以表暴其心事，及他篇有可以發明者，並著之。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閒，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人，余未信之也。（陶詩注）

葛常之立方曰：陶潛謝眺詩，皆平澹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怵心斲目，雕琢者所爲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駿誰翦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淡，當自

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道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爲平淡，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淡，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淡處甚難也。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淡而到天然處，則善矣。（韻語陽秋）

又曰：東坡拈出淵明談理之語有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爲知道。（全上）

都玄敬穆曰：淵明不止於知道，其妙處亦不止是。如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蓋真有得於道者，非尋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張表臣曰：東坡稱陶靖節詩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識此語之妙也。僕居中陶，稼穡是力，夏秋之交，稍旱得雨，雨餘徐步，清風獵獵，禾黍競秀，濯塵埃而泛新綠，乃悟淵明之句，善體物也。（珊瑚鉤詩話）（太忙表臣名正民）

休齋曰：人之爲詩，要有野心，語曰：質勝文則野，蓋詩非文不腴，非質不枯，能始腴而終枯，無中邊之殊，意味自長。風人以來，得野意者，淵明而已。

陳善曰：文章以氣爲主，氣韻不足，雖有詞藻，要非佳作也。乍讀淵明詩，頗似枯澹，久又有味；東坡晚年酷好之，謂李杜不及也，此無他，韻而已。又曰：山谷嘗云：白樂天、柳子厚，俱效淵明作詩，而惟子厚詩爲近。然以予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學近而語不近。子厚氣悽愴，樂天語散緩，各得其一；要於淵明詩，未能盡似也。東坡亦嘗和陶詩百餘篇，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詩語，亦爲傷巧。不若陶語，體合自然也。要知陶淵明詩，須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淵明作者，方是逼真。又曰：余每論詩，以陶淵明、韓杜諸公，皆爲韻勝。一日，見林侔於徑山，夜話及此。林侔曰：詩有格有韻，故自不同。如淵明詩，是其格高，謝靈運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花。予聽之瞿然，若有悟。

博采新語○張月談曰此說舉似未的當云陶似龐謝似芙蓉乃切當耳

（太忙案善字敬甫）

楊廷秀萬里讀淵明詩，有句云：故文了無改，乃似未見寶，貌同覺神異，舊玩出新妙。竹林詩評曰：陶潛之作，如清瀾白鳥，長林麋鹿，雖弗嬰籠絡，可與其潔，而隱顯未齊。



厭欣猶滯，直適乎此，而不能忘隘乎彼者耶？

陳伯敷釋會曰：淵明心存忠義，身處閑逸，情真景真，意真事真，幾於十九首矣。至其工夫精密，而天然無斧鑿痕，又有出於十九首之表者，盛唐諸家風韻皆出此。（文章歐治）

宋景濂濂曰：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沖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有太羹克飴，不候鹽醢，而至味自存者也。（潛溪集）

王常宗彝曰：陶淵明臨流則賦詩，見山則忘言。殆不可謂見山不賦詩，臨流不忘言；又不可謂見山必忘言，臨流必賦詩。蓋其胸中似與天地同流，其見山臨流，皆其偶然，賦詩忘言，亦其適然。故當時人見其然，淵明亦自言其然。然而爲淵明者，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又何以知其然哉？蓋得諸其胸中而已。（王常宗集）

李賓之東陽曰：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韋應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則過於精刻。世稱陶韋，又稱韋柳，特概言之，惟謂學陶者須自韋柳而入，乃爲正耳。（懷麓堂詩話）

趙鍾叟維寰曰：淵明大節，自足不朽，要以與會所到，悠然得句，意不在詩，亦如琴不必絃，書不甚解云耳。必以爲字字句句皆關君父，又烏知陶詩不墜經生刻畫苦海乎？

楊用修慎曰：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士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盛行，說五經之文，至於二三萬言，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讎校，所住公廡，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蓋不屑之也。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羣輔錄，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於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爲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升菴詩話）

郎仁寶瑛曰：真西山論陶詩，榮木之憂，逝川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以公之學自經術中來，予又以公經術自性理中來。夫以飲酒第五首，第一句結廬在人境，似靜中有動；第二句而無車馬喧，似動中有靜。三四句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卽心境

混融處也。五句採菊東籬下，是潛心求一，六句悠然見南山，是得一之徵矣。七八句山氣日夕住，飛鳥相與還，乃至和充溢，表裏盎然。九句此中有真意，所立卓爾，十句欲辨已忘言，正末由也已。可見陶公胸次渾然，無少渣滓，所以吐詞卽理，默契道體，高出詩人有自哉？（七修類稿）

又曰：有如此江，蓋言如此江水，流而不返也。將無同，謂不同也。將字乃晉人發語也。如淵明詩，將非遐齡具，是矣。全上

雪浪日記曰：爲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昭謝靈運；欲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明。

王元美世貞曰：淵明託旨沖澹，其造語有極工者，乃大入思來，琢之使無痕迹耳。後人苦一切深沉，取其形似，謂爲自然，謬以千里。蘄苑卮言○即芳按此論透徹之至

陸平泉樹聲曰：陶淵明飲酒田園諸作，見者若疑其爲閑淡絕物，散誕自居也，而不知其雅操堅持，苦心獨復處。觀其詩曰：悽悽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又云：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真相

違，其特立惕厲若此。至其會意忘言處，心境廓然，此正獨復從道處，亦所謂憂世樂天，並行不悖。（長水日鈔）

鄭厚曰：淵明如逸鶴任風，閒鷗忘海。（藝圃折衷）（太忙案厚字景章）

焦弱侯絃曰：傲衷雅抱，觸而成言，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譬之嶺玉淵珠，光彩自露，先生不知也；其與華疏采會，無關胸臆者異矣。（陶集序）

江進之盈科曰：陶淵明超然塵外，獨闢一家，蓋人非六朝之人，故詩亦非六朝之詩。（雪濤詩評）

張爾躬潔生曰：淵明談理之詩，如苟得非所欽，過足非所欽，此兩句，直是造道大關鍵。至云：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又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皆達觀死生榮辱之外，非後儒所能窺測。某嘗細觀淵明一生，恰會著孔顏當日樂處。（陶詩注）

又曰：淵明無之非寄，凡穫稻，飲酒，乞食，讀書，皆寄耳。詩又寄之寄也，何必銖銖兩兩，與餘人較工拙，論喜憎哉？（全上）

顧寧人炎武曰：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慚，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

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運，斗量王蠟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僞，卽其意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噫，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辭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爲之言者，僞也。（日知錄）

黃維章文煥曰：古今尊陶，統歸平淡，以平淡概陶，陶不得見也。析之以鍊字鍊章，字字奇奧，分合隱現，險峭多端，斯陶之手眼出矣。鍾嶸品陶，徒曰隱逸之宗，以隱逸蔽陶，陶又不得見也。析之以憂時念亂，思扶晉衰，思抗晉禪，經濟熱腸，語藏本末，湧若海立，屹若劍飛，斯陶之心胆出矣。若夫理學標宗，聖賢自任，重華孔子，耿耿不忘，六籍無親，悠悠生歎，漢魏諸詩，誰及此解？斯則靖節之品位，竟當俎豆於孔廡之間，彌朽而彌高者也。開此三例，懸之萬年，佳詠本原，方免埋沒。否則摩結韋孟，羣附陶派，誰察其霄壤者？（陶詩析義）

### 續鈔詩話

沈確士德潛曰：晉代詩人最著者，前有張茂先，傅休奕，二陸潘張，此謂張孟陽張景陽後有劉越石，郭景純。中惟左太沖，拔出衆流，風骨峻上，盡掩諸家，然未造其極也。過江末季，挺生陶公，無意爲詩，斯臻至詣，不第於典午中屈一指云。（古詩源例言）

又曰：陶公以名臣之後，際易代之時，欲言難言，時時寄託，不獨詠荊軻一章也。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詩有不獨步千古者耶？鍾嶸詩品，謂其源出於應璩，列爲中品，一言不智，難辭厥咎已。（說詩碎語下同）

又曰：四言詩，締造良難，於三百篇，太離不得，太肖不得；太離則失其源，太肖祇襲其貌也。詩亡之後，漢魏晉人，猶工此體。漢人善學，魏晉人善變。漢郊祀歌中，分祭天地四時諸詩，直是胸有造化，近乎頌。安世房中歌，古奧和平，近乎雅。韋孟諷諫，在鄒之作，典重肅穆，亦近雅。司馬相如封禪頌，古厚而生動，亦近頌。魏武帝始變古格，短歌行，親滄海，土不同，龜雖壽，諸篇，沈雄蒼勁，於三百篇外，自開奇響。嵇康雜詩，贈秀才入軍詩，不摹三百篇，而多俊語。束皙補亡詩，不類周雅，而清和潤澤，自是有德之言。劉琨答盧諶篇，拙重之中，感激豪宕，準之變雅，似離而合。此外張華二陸潘岳輩，所作四言，慳慳欲

息。後惟淵明停雲時運等篇，清腴簡遠，別成一格，可與叔夜諸人並驅矣。

又曰：晉人多尙放達，獨淵明有憂勤語，有自任語，有知足語，有悲憤語，有樂天安命語，有物我同得語。倘幸列孔門，何必不在季次原憲下？

又曰：陶謝皆大家，此謂謝陶詩合下自然，不可及處，在真在厚，謝詩經營而返於自然，不可及處，在新在俊。陶詩勝人在不排，謝詩勝人正在排。

又曰：謝宣城詩，名句最多，而梁陳隋間人，專尙琢句。庾肩吾云：水光懸蕩壁，山翠下添流。陰鏗云：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此類皆成名句。然比之小謝，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痕迹宛然矣。若淵明采菊東籬下二句，平疇交遠風二句，中有元化，自在流出，相去之遠，烏可以道里計耶？

又曰：陶公胸次浩然，曠世獨立，其詩天真絕俗，當於語言意象外求之。

又曰：陶詩清遠閒放，是其本色，而其中自有一段淵深朴茂，不可幾及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閒遠，儲太祝有其樸實，韋左司有其沖澹，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氣體風神，儻然埃壒之外。

又曰：擬古之作，神似爲上，貌似爲下。六朝人，鮑明遠善擬樂府，江文通善擬古詩。文通擬劉太尉傷亂，擬陶徵君田居，尤入神境，蓋得劉之悲壯，陶之清逸耳。

古詩源評語下同。○何義門云：文通擬陶

妙造自然置之陶集不可復辨如云日暮巾柴車路暗  
光已夕歸人穿烟火稚子候樵陳可謂詩中有畫也

又曰：陳周宏讓留贈山中隱士云：行行訪名嶽，處處必留連，遂至一巖裏，灌木上參天。忽見茅茨屋，曖曖有人烟，一士開門出，一士呼我前，相看不知道姓，焉知隱與仙？詩雖淺近，而清真似陶詩一派。陳隋時競華藻，得此大難。

印芳按：詩須從清入手始能六朝浮靡習氣且不  
至描摹形貌流爲禽體陶詩門徑如是他詩亦以此爲

始基也

又曰：儲王學陶，並工田家詩。王篇云：斜光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卽此羨閒逸，悵然吟式微。此客渭川作，語語清切，末句蓋思歸也。儲詩：敝娶婦云：不能自力作，甞勉娶鄰女，旣念生子孫，方思廣場圃。敝結鄰云：糗糒常共飯，兒孫每更抱，忘此耕耨勞，愧彼風雨好。此等真樸處，又王詩未曾寫到者，惟其不相蹈襲，故能分道揚鑣，步趨後塵也。（唐詩別裁集

下詞）



又曰：韋左司詩，不覺朝已晏，起來望青天。田家幾日閒，耕種從此起。日出照茅屋，園林養愚蒙。草木雨餘長，里閭人到稀。經聲在深竹，高齋獨掩扉。空游昨日地，不見昨日人。楊柳散和風，青山澹吾慮。此等句質樸渾含，最近陶公，其至處每在淡然無意，所謂天籟也。至如幽居云：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二語中有元化。寄全椒山中道士云：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此與陶公采菊東籬下云云，同是化工之筆，妙處在言思擬議之外，非淺人所能測識也。

又曰：明人高雲從攀龍歸季思子慕二公，爲道義交，詩品清高，亦略相似，無心學陶，天趣自會。雲從水居四言云：薄暮登樓，四望遠疇。時雨旣降，農人乍休。乳燕來止，儵魚出游。萬族有樂，吾心何憂。夜步云：幽人夜未眠，月出每孤往。繁林亂螢照，村屋人語響。宿鳥時一鳴，草徑露微上。欣然意有會，誰與共心賞。季思對客云：默然對客坐，竟坐無一語，亦欲通殷勤，尋思了無取。好言不關情，諒非君所與。坦懷兩相忘，何害我與汝。歲暮別諸生云：惻惻不可道，臨歧但依依。常恐語言多，貌勝中情微。感茲寒色厲，北風吹爾衣。歲暮家室情，各各念爾歸。羣居雖云樂，人情諒難違。所患不同心，不患相見稀。尼

父重久要，如醴久已非，勛哉儀先民，雅道庶可幾。水居詩，中有元化，偶然得之，餘詩以真樸勝。歲暮詩，人人胸臆中語，便是至情。視華子潛察之學陶，但摹形象，得其皮毛者，相去遠矣。明詩別裁集下同

又曰：明季奇男子，夏存古完淳，蘇仲子也。十五從軍，十七授命，生爲才人，死爲鬼雄。詩格高古，最近陶公，詠精衛云：北風蕩天地，有鳥鳴空林，志長羽翼短，銜石隨浮沈。崇山日以高，滄海日以深，愧非補天匹，延頸振哀音。辛苦徒自力，慷慨誰爲心。滔滔東逝波，勞勞成古今。此卽淵明詠荆軻意也，託物寫懷，筆法善變，結語尤逼真古作。同時有錢幼光乘鐘，詩以自抒情性，無意求工，而神似陶公，不在字句，與高躡二公，可謂異曲同工者也。效陶飲酒云：寄生大塊中，何者爲我故？譬如逆旅物，暫有安足據？在世雖百年，畢竟舍之去，臨去豈不戀？戀亦不得住。所以達觀人，澹然隨所遇，委順生死間，不喜亦不懼。日飲一杯酒，可以全此趣。田園雜詩，末章云：人生各有命，行止非自由，吾身聽物化，化及事則休。當其未化時，焉能棄所謀？有子吾當教，有田亦望收。天心與人事，何息不周流？我不離世間，而願與天游。寧忍外親戚，視之同聚漚，乃知黃老書，不如孔與

周陶公曠達，只是樂天知命，非如晉人祖尙玄虛。幼光亦然，前詩委順生死，後詩卻將倫常日用，存順歿寧，和盤托出，可以想其品概矣。

又曰：前明高忠憲，即雲從歸待詔，即季思二公詩，理足於中，不假修飾，得陶公一脈。

我朝泉南山人，秦雒生編修道然詩亦然，無理語，有理趣，別乎白沙定山流派，彼求工詞句，與說理入腐者，均不知其品之高也。能讀陶詩者，欣然遇之矣。山居云：山齋寂寂，元鳥初來，春風融融，林花乍開，共二三子，撫景銜杯，從容詠歌，吾師點哉？此等詩自寫天機，人力不與。夏日閑居云：何以娛永日？對景常忘言，棲遲詎非計？造物與我閑。碧草長庭除，珍禽翔樹間，微風生秋意，雨氣在遠山。良友欣然來，小酌俱陶然，柴門月色裏，相送溪橋邊。情真景真，淡而彌旨，左司學陶，有此境界。國朝詩別裁集下同

又曰：尤滄湄贊善珍西堂先生長子也，著有滄湄詩鈔。遣興云：春風吹庭樹，漸見綠葉生，衆鳥引雛出，翩翩飛且鳴，鷓鴣及雀蛤，物類善變更，惟人獨不化，感歎誰能平？起筆漸近自然，去陶公不遠。

又曰：德州謝方山比部重輝詩學陶公，未極自然，而旨趣已高。春來云：春山到眼前，

好風滿庭除，碧柳漸覆井，蒼松鬱以舒；時鳥解人意，相向各自自如。因之坐松下，日暮傾一壺。淡然無意，自足品格，此境最是難到。

又曰：和州市衣戴務旃，本孝嘗集漢魏人句，及陶句，爲律詩。集陶勝集漢魏者，陶有名句可摘，漢魏惟在氣骨也。田家集陶云：少無適俗韻，甘以辭華軒，但道桑麻長，而無車馬喧；服勤盡歲月，守拙歸園田，終曉不能靜，鷄鳴桑樹顛。此章尤極自然。於傳休奕而盛

於北宋人王介甫孔毅父輩東坡山谷每賦薄之呼爲百家衣故蘇黃集中無此體南宋詩家陸放翁亦無此體金人元遺山詩稱大家乃有集陶五首爲務旃先擊每章結構亦極自然詩非正派而遺山爲之蓋亦遊戲三昧耳不足法也

江孟亭浩然曰：少陵詩，雨過蘇端云：鷄鳴風雨交，久旱雨益好，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諸家憶所歷，一飯跡便掃，蘇侯得數過，歡喜每傾倒。也復可憐人，呼兒具梨棗，濁醪必在眼，盡醉據懷抱。紅稠屋角花，碧秀牆隅草，親賓縱談讕，喧鬧慰衰老。况蒙霽澤垂，糧粒或自保，妻孥隔軍壘，撥棄不擬道。通篇清真樸老，此杜集中陶詩也。又喜晴云：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四郊，肅肅春增華，青熒陵陂麥，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實，我飢豈無涯？晦日尋崔戡，李封云：上古葛天民，不貽黃屋憂，至今阮籍等，熟醉爲身謀。甘林云：青芻適馬性，好鳥知人歸。小園散病云：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此類皆

是陶句，可見大家詩，無所不學，亦無所不有也。（杜詩集說）

紀曉嵐曰：子瞻報子由書，謂詩人未有追和古人者，有之自東坡始。

按唐人唐彦謙已有和陶貧士詩東坡偶

失檢

塞耳

吾前後和陶，凡百餘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觀其詩，大抵斂才就範，刻意效古，而時時自露本色。如稽河南摹蘭亭帖，右軍法外，頗參己法，正是其善摹古人處。若明七子之摹古，有人無我，不過雙鉤填廓耳。東坡和陶飲酒二十首，其一，我不如陶生云云，純乎陶意。其二，道喪士失己云云，則參以本色。其四云：蠢蠕食葉蟲，仰空慕高飛，一朝傳兩翅，乃得黏網悲。啁啾同巢雀，沮澤疑可依。赴水生兩殼，遭閉何時歸？二蟲竟誰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閒，有酒君莫違。全篇託意深妙，氣息亦復近古。結二語形神俱似陶公。其十三云：醉中雖可樂，猶是生滅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癡如景升牛，莫保尻與領。黠如東郭魏，束縛作毛穎。乃知嵇叔夜，非坐虎文炳。此又參以禪悅，全是本色，與之所至，忽合忽離，非有意於似，亦非有意於不似，此其所以超妙也。（

紀批蘇詩）

又曰：陶公四言，空所依傍，自成一格，東坡和之，有得有失。因送周循州，和陶答龐參

軍六首，仿原詩作四言體，而皆有古意，不同他四言之不今不古。蘇集四言多此當由藍本在前之故。有陶詩爲準的也末章云：感子至意，託詞西風，吾生一塵，寓形空中；願言謙亨，君子有終，功名在子，何異我躬？勉勵作收最好，末二語，無愧朋友之誼，君子之言。外和時運，停雲，諸篇亦佳。惟和勸農六首，語多板實，不爲高作。

# 跋

凡讀詩文專集，爲學古人計也。學古而無所得，不足言也。學古而有所得，勿論造詣淺深，皆可爲後之學古人者導夫先路，而其所得之淺深，又賴耆儒碩彥鑑識高明者發揮其義蘊。故凡詩話之作，似能表章前賢，啓迪後進者爲上乘。東巖此書，所抄詩話至前明而止。今續前編，當抄國朝詩話，其著名者約數十家，而最善說詩，莫如沈文憲公；最善評詩，莫如紀文達公。因舉兩公所論齊梁以來學陶有得者諸說，抄附於後，以示初學。若夫不專學陶，而兼擅陶詩之長，王摩詰外，更有杜文貞公。故參錄江氏杜詩集說。此外詩話，有論及陶集與學陶者，大都老生常談，故不錄也。許印芳識。

## 論陶

蚪涖 吳松 綺園

淵明非隱逸流也。其忠君愛國，憂愁感憤，不能自己，憤發於詩，而詞句溫厚和平，不激不隨，深得三百篇遺意。或觸目興懷，或因時致慨，或寓言，或正寫，或全首寄託，或片言感發，其一段無可如何心事，第託之飲酒，學仙，躬耕，聊以自遣耳。若以飲酒詩，便作飲酒讀，讀山海經詩，便作山海經讀，田舍詩，便作田舍翁讀，所謂作詩必此詩，便知非詩人矣。然此第言其命意大概，若必沾沾以某句爲指某人，某首爲指某事，支離穿鑿，失之又遠。況當桓靈寶以後，迄劉寄奴受禪，幾廿年，雖國是日非，而玉步未改，隱憂寄意，時時有之，豈可遽牽合易代事耶？

停雲時運，榮木三篇，人指爲悲憤之作，雖箕子以狡童喻君，夷叔以黃農致慨，安在懷良明，懷黃唐，有以異哉？但前二篇神閒氣靜，頗自怡悅，絕無悲憤之意，卽曰憾曰慨，亦不過思友春游，卽事興懷耳，如指爲求同心，商匡扶，殊屬枝節。脂車策驢，正欲勉力依道耳，敦善耳，孰敢不至？正與業不增舊對照，亦不必牽合時事也。



勸農六章，節節相生，第三章言虞夏商周熙熙之世，士女皆農，第四章言叔季卽達亦隱於農，矧衆庶而可游手乎？第五章正言勸農，第六章反言勸農，章法好絕。

歸鳥言志也，矧繳奚施，具見逸然高蹈，明哲保身，一生出處學問，形贈影首四句，言天地山川長存不改，草木常物，故爾榮悴，人爲最靈，胡爲亦同草木，而不能如天地山川乎？草木與人對照，得常理與最靈知對照，茲字指天地山川，適見在世中以下，形陳其苦也。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形以不能長存，翻怨到影，想頭奇絕。結言旣不能騰化，不如飲酒，乃無聊之極思。

影答形首四句，言我豈不願騰化，以游崑華，但存生不能，衛生又拙，茲道遂絕耳，正自引咎。與子相遇來以下，影極陳其苦也，立善有遺愛，胡爲不自竭？影又以身後名，責到形，謂生雖不能存，名尙可久傳也，故未答其飲酒不足取，句句相對。

神釋首四句，神自謂也，與君雖異物四句，言與形影相依，故爲兩釋。三皇大聖人，言騰化不能，立善無益，作總釋。日醉或能忘四句，抑揚其詞，作分釋。甚念傷吾生，住形影，正宜委運去，出己意起下。縱浪大化中四句，正寫己意也。

連雨獨飲，所云運生會歸盡，致慨甚深。故無端欲學仙，無端獨飲酒，皆無聊之極思。託興於此。

與殷晉安別，深情厚道，絕無譏諷意。良才不隱世，并不以殷之出爲卑。江湖多賤貧，亦不以己之處爲高。各行其志，正應語默自殊，勢句，真所謂肆志無汗隆也。

贈羊長史，紫芝深谷，駟馬貧賤四句，皆採四皓歌中語，清謠，正指此歌也。結心曲，謂此歌實獲我心也。乃人乖運疎，異代興懷，意何能舒哉？蓋公此時尙未隱，思以綺角自況耳。

歲暮和張常侍，歲暮二字便有意。因時起興，易代之悲，不言自喻矣。前後皆極悲憤，而中以闕酒爲不樂，以化遷爲靡慮，正以掩其悲憤之跡。

阻風規林，計日望舊居，寫盡客子情態，前四句皆志喜，後皆歎也。路曲景限，江山又險，已爲可歎。乃風又負我，水又窮我，遠則高莽繇邈，近則夏木蔽虧，百里非遙，瞻望弗及，與前計日殊相左矣，能不永歎？

懷古田舍二首，氣脈相連。起句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曰在昔，曰當年，便是懷古

矣。聞南畝，便伏荷篠沮溺一流人，竟未踐，便伏孔顏之徒，言有此兩種人也。二句係二首冒子。屢空句緊承未踐，春興以下，承首句意自序，而引植杖古田舍翁以自況，作一頓。結語卽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乃一開一闔，若曰：孔顏之徒，乃通識者，若以荷篠沮溺對之，卽使此理有愧，然而耕鑿中所保豈淺哉？故次首緊接先師憂道，所謂通識者，我愧不能逮，瞻望以下，皆言耕鑿所保也。

西田穫稻，下撰井舍穫，二首以沮溺荷篠自況。曰：田家豈不苦，曰：四體誠乃疲，曰：不言春作苦，足知公非田舍翁也。明哲保身，有託而逃，庶無異患于耳，此公一生學問也。飲酒甘首，起曰：日夕歡相持，結曰：君當恕醉人，遙作章法。而中或言酒，或不言飲酒，謂之首言飲酒可，謂之非言飲酒亦可。自序云：辭無詮次，不過醉酒後述懷，偶得輒題耳，不得太執著也。如必以飲酒爲專言飲酒，則述酒亦止謂之述酒乎？開口便引召生東陵以自況，明明說代謝，詎云飲酒乎哉？

第二首，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作一開，言天道若不可問，善惡苟不應，二句作一闔。又深於自信，故結言固窮百世可傳，夷叔卽在西山，亦復何礙？天之報施，正不爽也。

翻用太史公意。

第五首，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以見字爲妙，改一望字，神氣索然，固已。但王厚之云：白樂天時傾一尊酒，坐望東南山，謂爲流俗之失，此却不然。如淵明採菊之次，原無意於山，乃忽見山，所以爲妙。若對山飲酒，何不可云望，而必云見耶？且如若言勸說雷同有何妙處？

第六首，行止千萬端，行止卽出處也；誰知非與是，人不能審出處耳。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不知是非，徒隨聲附和，共毀譽耳。三季多此事，言三季以來皆如此，此事卽不知是非，雷同毀譽之事。此等皆咄咄可怪之俗人，若達士如黃綺輩，定不爾也。

第九首，深感父老言以下，紆轡誠可學，作一開，違已詎是迷，作一闔，且共歡此飲，再一開，吾駕不可回，再一闔，抑揚盡致。述酒起六句，乃感時物之變，託以起興，三百篇多此法。重離不過言日，謂日行南陸耳，乃曰以黎爲離，故訛其字以相亂。又曰離，午也，重黎，典午再造也，語太穿鑿。諸梁，董師旅八句，諸梁，沈諸梁，犇勝，白公也，山陽，漢獻帝廢爲山陽公，安樂，劉後主廢爲安樂公也。諸梁，二句，謂楚惠王之變，賴賢臣而誅亂賊也。

山陽四句，謂漢及蜀，竟至滅亡也。平王二句，謂平王東遷尚存，而傷東晉之沒也。引古證今，語雖隱而意甚明。王子愛清吹四句，謂王子朱公棄國家而學仙，得以永存也。故總結云：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言學仙如王子朱公，天容自永固如彭，若山陽安樂，遭篡弑如殤，彭與死豈等倫哉？由是言之，帝王不如學仙，學仙之說，有生生世世不願生帝王家意，皆極悲憤之詞。其間不可解處，或當日有所指，或用隱僻事，不必強爲之解，會其大意可耳。據愚見，覺章法文氣，俱可貫穿。

有會而作，觀其序意，蓋託言無歲以致慨，非真爲長饑也，故題曰有會而作。

擬古第七首，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二句，因時起興。雲閒月，葉中花，卽物起興，借美人以立言，又比體也。

第八首，忠君報國之念，隱然發露，絕非隱逸忘世者。蓋少時撫劍，行遊邊塞，無非欲訪西山之義士，易水之劍客，此我所欲相知者，而不可得見，唯見伯牙莊周兩墳。伯牙因鍾子死而絕絃，莊周因惠子死而深暝，悲無知己也。今夷齊荆軻之徒，旣難再得，是無知己矣，吾雖遊行，何所求哉？此士，卽指夷齊軻荆也，伯牙莊周，爲知己作喻。吾行欲

何求，正應撫劍行遊，起結相呼應，上下一氣。後詠荆軻一首，寫得異樣出色，結云其人雖已歿，千載有餘情，淵明志趣，從可知矣。

第九首，種桑長江邊，乃託物以興山河改耳。維章謂恭帝立是三年，不能防劉，終以受制，太執著。

雜詩第二首，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因時起嘆，日月擲人去，正應此。擲人去，正西方淪而東已出之意，所以悲懷終曉也。

詠貧士第一首，寫明正意，第二首極寫饑寒。結言何以致此，未免有慍，作一開，賴有前賢，以慰吾懷，作一闔。又以古賢，起下諸人。末首結句，作一大結，與第二首結句對照。邈哉前修，賴古多此賢也，誰云固窮難，足以慰懷吾矣，七首一氣。

萬族各有託，八首以萬族，喻世人有託，以孤雲，喻已無依。次以衆鳥，喻世人巧捷，以出林翮，喻已守拙，再開再闔，抑揚盡致。然後正寫四句，究竟仍是喻言，蓋正意在易代無君，故無所依，而甘守拙，乃託詞知音不存，何其渾厚已矣。何所悲，正深於悲也。若曰知音既不存，已矣無復望矣，何以悲爲哉？讀山海經首章，俯仰終宇宙，乃上下古今，

爲十三章眼目；人能具此胸懷，具此眼光，方許讀山海經，方許讀山海經詩。

第一首，初寫良辰，次寫好友，以陪起異書；試想處此境界，其樂何如？結出一樂字，是一首眼目。

自第二首，至第八首，皆言仙事，欲求出塵，遂我避世，正悲憤無聊之極，非真欲學仙也。

第六首，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見暝曰消四字，堪爲此註脚。夔震謂良辰詎可待二語，顯然易代之悲，信然，吾於此二語亦云。蓋神景一登天，猶有冀也；良辰詎可待，無復望也，二首正可參看。

第十一首，巨猾肆威暴二句，言魍魎貳負之履惡，窳窳二句，悲窳窳祖江之長枯。故接云：爲惡者天鑒不遠，窳窳祖江，固長枯矣，而魍魎亦化爲異物，豈足恃哉？正深歎巨猾之徒惡，而終受誅夷，其垂戒深矣。

第十二首，鵬鵠見則國有放士，此經語也；因讀此，忽憶懷王時，得無此鳥數見乎？設想奇絕。鵬鵠見則迷而放士，青丘鳥見則不惑，正兩相對照。結言此乃本迷者耳，若君

子，亦何待於鳥哉？又翻進一層。

第十三首，從十二首生出，重華乃千古不惑之君子，故能用才去讒，姜公反是，遂至饑渴無及，以終上章之意。案此數首，皆寓篡弒之事。

桃花源，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與結語對照。淵明生平，盡此二語矣。

讀史述九章，言君臣朋友之間，出處用舍之道，無限低徊感慨，悉以自況，非漫然詠史者。張長公詩中凡再見，此復極意詠歎，正自寫照。

醉鄉安在，大都有託而逃，變雅已來，詎是無因而作矧靖節之徵士，實貞志之大賢，波素雲青，序識維摩之慕，椒芳璿美，誅傳特進之褒，略見高懷，猶存玄賞，自隱逸之宗立，品目乃覺拘墟，迨甲子之議興，箋疏益加穿鑿，瑟同膠柱，椎愧斲輪，蓋論世誠貴知人，而說詩最嫌害志。綺園先生，詞堪續楚，筆可注莊，濠梁秋水之篇，會心既遠，美人香草之喻，託興原工。偶於望古之餘，示我讀陶之旨，義歸繫表，故善易者不言，象出園中，信可名者非道，獨得無弦之趣，何須甚解之求？當與百代之曉人，思按彌深而言恢彌廣。豈獨南村之知己，疑析其義而文賞其奇已哉？同里瞻廬程元愈跋。



綺園論陶，語多明通，頗能窺見陶公隱衷，與其構思運筆之妙。東巖鈔附詩話之後，以餉學者。今重校刊，悉仍其舊，初學讀之，可爲講習之一助云。

光緒丙申春日石屏許印芳識

酒  
明  
詩  
話  
論  
陶

飛 昭 薛 今 薛 彭 二 新 五 十 五 羅 楊 平 蘇 斯 蘭 水 國 白 小 說 梅 缺 金 慈  
 仙 君 天 和 約 初 三 續 征 征 續 三 樓 度 公 山 貴 紅 遊 二 家 龍 妖 零 花 石 佳 秀 英 夢 月 雲  
 走 陽 圓 靈 雄 佳 雁 說 掃 平 平 江 樓 掃 平 平 江 樓 掃 平 平 江 樓 掃 平 平 江 樓

國 傳 記 史 傳 唐 話 丹 綠 夢 記 集 傳 傳 將 北 樓 南 西 南 夢 梅 案 西 東 集 集 唐 潘 園

所 版  
有 權

版 出 月 三 年 三 二

點 標 式 新  
話 詩 明 淵 陶

冊 一 裝 洋  
角 三 價 定

忙 太 朱 者 點 標  
 公 惟 者 者 閱 校  
 社 應 供 書 圖 達 大 者 版 出  
 號 一 廿 百 一 路 東 廣 所 發 批

本 社 出 版 各 種 標 點 書 籍 原 託 廣 益 書 局 經 售 裝 裝 讀 者 嘉 許 訂 購 日 衆 茲 爲 發 展 營 業 另 闢 本 社 批 發 所 於 廣 東 路 一 百 廿 一 號 配 迅 速 力 圖 檢 益 臻 供 應 完 善 如 荷 惠 顧 迎 ！ 竭 誠 歡 迎 ！

